

林嘉书 著

Earth Building

土楼

凝固的音乐和立体的诗篇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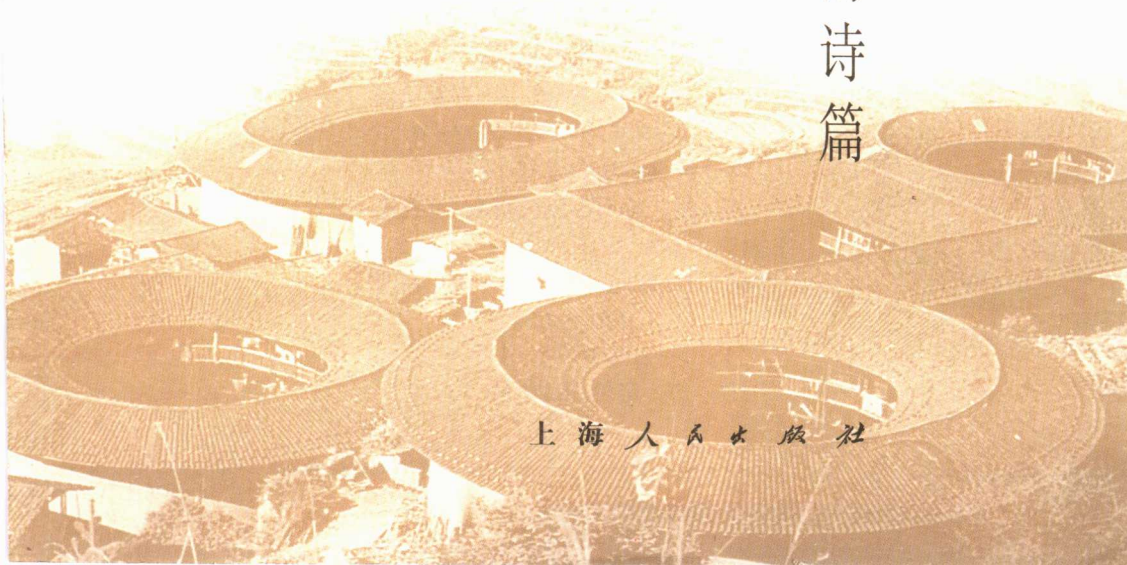
Earth Building

林嘉书 著

土楼

凝固的音乐和立体的诗篇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楼: 凝固的音乐和立体的诗篇 / 林嘉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5993-4

I. 土... II. 林... III. 民居 - 研究 - 中国

IV. 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515 号

责任编辑: 曹文娟

封面装帧: 姚正富

版式设计: 姚宏翔

土楼——凝固的音乐和立体的诗篇

林嘉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78 1/16 印张 17 字数 229,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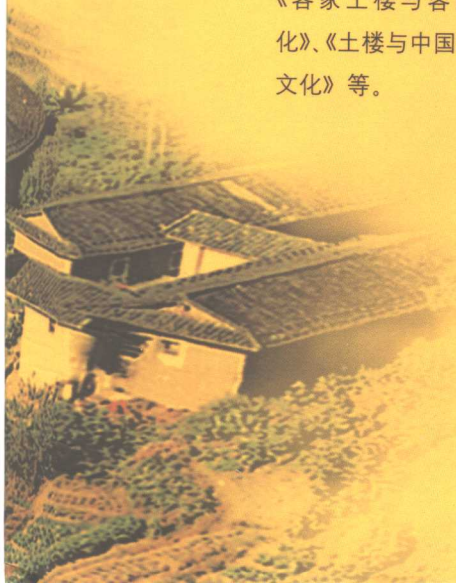
印数 1—5,100

ISBN-208-05993-4/K·1162

定价 38.00 元



林嘉书 1955 年出生，福建上杭县人，客家人。从事历史人文文化研究20余年，中国人类学会会员，民系学、客家学、谱系学、移民学、台湾史、古建筑研究专家，土楼研究专家。发表论文60余万字。著作有《闽台风俗》、《南靖与台湾》、《漳州向台湾移民史稿》、《生命的风水》、《文化系谱树》、《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等。



土楼

凝固的音乐和立体的诗篇

目 录

导 言 六千年中华文明活字典	1
第一章 上楼的中国文化根基	5
一、土楼的居民	6
二、客家民系渊源与形成史略	11
三、特殊的文化圈	13
第二章 独放异彩的明珠——土楼的定义、分类和分布	17
一、土楼的名称	17
二、中国住宅的类型和土楼的分类	19
三、随移民传播的造艺	24
第三章 永不重复的绝世画卷——土楼实例	35
一、曲线圆形系	35
(一) 圆形土楼	35
丰作厥宁楼 承启楼 深远楼 怀远楼 顺裕楼	
溪口楼 荣昌楼 二宜楼 锦江楼 凤山楼	
翠林楼 东进楼	
(二) 椭圆形土楼	63
齐云楼 维新楼	
(三) 八卦形土楼	66
在田楼 西陂天后宫土楼塔 振成楼 八卦堡	
(四) 弧形土楼	75
迎辰楼	
二、直线方形系	80
遗经楼 永隆昌楼 长源楼 富紫楼 东兴楼 龙德楼	
完璧楼与梳妆楼 龙潭楼	
三、直曲线方圆融合系	95
(一) 马蹄形土楼	95
新兴楼	
(二) 五凤楼	97
大夫第 大屋厦 丰南七堂宅 龙岗村衣德堂及	
五凤楼群 世德堂 拔翠园 深、港客家围龙屋	
第四章 传统思想的物化空间——土楼的造型布局	123
一、传统思想的物化模式	123
二、巨大的家和缩微的国	126
三、巧妙的厅井中枢空间	128

目 录

四、个体与群体的有机整合·····	132
第五章 雅俗兼陈有文章——土楼的雕饰艺术·····	138
一、如鸟斯革，如翬斯飞·····	138
二、质朴与雅致兼具·····	145
第六章 物质与精神的巨构——客家人怎样建造土楼·····	155
一、血缘聚落的扩殖·····	155
二、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157
三、奥妙无穷的用土秘方·····	158
四、妙手天成的土楼匠师·····	164
五、简极神奇的夯墙工具·····	166
六、积坯土以成高墙·····	168
第七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土楼与建筑风水学说·····	177
一、风水相得启生机·····	177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181
三、别有情趣的脉络图·····	189
四、千姿百态的风水手段·····	190
(一)德修运昌：道德与风水·····	191
(二)负阴抱阳：坐向与风水·····	192
(三)九曲萦回：排水与风水·····	196
(四)收纳交泰：门户与风水·····	198
(五)土楼八卦符术的阐释·····	202
五、风水术中的科学因素·····	205
第八章 有形的巨厦与无形的基础——土楼与传统文化精神·····	209
第九章 根深叶茂源流浩大——土楼造艺的古中原根基·····	219
一、高度清纯的汉民族文化产物·····	219
二、土楼造型超级破格之谜·····	221
三、她从黄土高原来·····	225
四、随“客”南下的夯土神技·····	237
第十章 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存亡——土楼的演进轨迹·····	247
一、薪火相传，积厚流光·····	247
二、承前启后，特立独行·····	250
第十一章 敬宗睦族的象征——客家的祖祠建筑·····	257
后 记·····	262

导 言 六千年中华文明活字典

土楼，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民居建筑物，曾是中国分布最广、居住人口最多的普遍民居。传媒更多的是将它的一些特例当作神秘观光物来宣扬，以满足世人猎奇心理的需要。

土楼建筑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土楼的神秘？为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夯土民居建筑中，惟独中国土楼最为古老、最为宏伟壮观？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土楼，并且广泛传播于黄河南北二十几个省区，跨越几千年的漫长时间，迄今仍然生生不息？

是因为贫穷、因为战乱防兵匪才造出土楼来的吗？

或是因为保守封建、文化落后、思想不够开化才造土楼来居住？

抑或是因为处于山区，黄土取之不尽，才有条件用黄土夯筑土楼，就如海边的居民以石板筑石屋？

又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发明创造了土楼？或者根本没有具体的发明者？



土楼是从哪里来，又是怎么产生与传播的呢？

.....

对于土楼，人们可能提出无数问题。

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显得那样的苍白。人类对于自己先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也往往是这样。人们创造的文明，时间相隔越久远，不可理解的地方就可能越多。

不过，土楼文明的情况不是这样。它还不是一种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文明，二十年前还有人建筑大型传统土楼居住，现在无数古老土楼里居住着已进入数字电子化的居民。他们在土楼里打开电脑上网查看大洋彼岸美国大豆的市场行情，了解美国旧金山甜橙的技术信息——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享受的文化模式，居然横跨了六千年漫长悠远的时间之河；不知道自己正是六千年前炎帝、黄帝时代产生的夯土文明与当今太空旅行时代相契合的幸运儿。

面对土楼这历经六千年不衰的中国传统物质、精神巨构，本书将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视角，从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诸要素，以可能得到的各种资料，为读者提供关于土楼的尽可能真实准确的讯息，并且通过这些客观素材展开读者所关注的一些相关讨论。

土楼是关于中国的一种综合价值体系，是一种复杂多元的架构。其他中国古代民居建筑，无论其多么奇特，多么伟大，都不具土楼这样博大精深的胸襟。土楼包容或浓缩了六七千年中华物质、精神文明，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特质。

土楼非一处古迹，亦非一村一乡独具之古建筑遗存，而是广布中国黄河南北二十几个省区的民居建筑。它既是古建筑，也有大量新土楼建筑。

土楼是中华文明具有象征性的杰作，其生存发展或衰亡，是贯穿于中华文明史中的。当读者面对土楼、进入土楼，就进入了倒流的时间之河，来到陌生的空间、神话般的境界，为之吃惊感慨。

中国土楼俗称客家土楼，因为这是汉族客家民系的住宅建筑。



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居住文化系谱中，客家人的土楼，的确是最令人吃惊的类型之一。即使是与同属汉族的北方四合院、西北窑洞等传统建筑相比较，土楼亦有着许多独有的东西，有着其他民居已经失落了的精神气质。土楼的这种特异性，是横向静态之下的，而且也是纵向动态演进中的表现。当今中国城镇与平原和沿海农村的情况是：西洋建筑越耸越密，这是种间断性的文化演进，是以放弃自己民族传统居住文化为代价的全盘照搬异质文化。而客家土楼文化演进不是这样地“激动人心”，它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巨型聚族大厦的衰落，导生出了全新的形式——单家独屋，这是由大变小、由繁而简的变化，保持了中轴、对称、厅堂天井中枢空间的传统模式。也就是说，土楼的演进，是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模式之上进行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改良。至于文化演进以渐次改良抑或以彻底的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为好，这就无需此间来论说了。

人类文化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人”三大要素，所谓“三才”，这“三才”合一，亦即诸要素的有机结合，才孕育出土楼这样的文化复合体。因而，了解研究土楼，必须越出土楼本身，而研究整个客家文化；必须越出客家民系，以更广阔、更多样的视点与手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特别是要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也就是说，必须将土楼文化当作中国与世界文化大棋盘中的一只棋子，或者是局部之棋势；必须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宗教学、哲学、文学、艺术学、建筑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视点，对土楼文化动静态、纵与横的表现，加以综合考察，以求得它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位置。任何单一的、片面的方式和手段，要解释土楼文化的密码，都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不是以某种单一学科的形式和内容，而是以土楼为主线展开的、涉及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笔者自信，自己所作之努力，大量第一手材料，以及诸多观点理论的深进突破，于今后的土楼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有实在意义的。至少，它能给读者一些在别的著作中见不到的土楼知识。如果读者通过本书对土楼、对中国传统文明增加了认知与了解，那正是笔者撰写这本书的目的。

第一章 土楼的中国文化根基

土楼,是中国汉族客家文化最典型的表现之一,是最全面深刻反映其创造者自身文化的实体。土楼与客家方言一样,是客家民系的鲜明标志。在土楼静态的物质构架底下,包含着客家民系古今全部物质、精神文明的成果。因此,可以将土楼看作是客家文化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抽象符号。

建筑物本身是僵固的东西,但是建筑的创造、使用者是活生生的人。建筑物离开了人,就没有了意义。因此从另一角度说,建筑物又是活的。每座土楼里面都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是个变进发展的空间。

千百年来,土楼一直维持了它那种发源于姜家寨、半坡村的传统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本身和它所包容的内涵,不用说是发生了变化了。客家人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富有创造性地给土楼注入新的文化因素。诸多因素的互相融合、互因互生,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土楼这种样式的客家文化的特殊复合体。就像一个人那样,由遗传受精卵孕育成胎儿,生为婴幼,长成大人。从一个细胞到一个人,其生命过程变化之大、奥秘之多,自不待言,这种先天遗传与后天获得之规律,也正是客家人创造的土楼文化的规律。

因而我们要了解土楼,必得首先了解它的创造者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概括地说来,客家文化与所有民族民系文化一样,可以归为这样三大要素来考察:首要的是民族性要素,亦即客家民系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其次是地域性要素,就是土楼赖以立足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其物质素材;最后就是历史性要素,也即土楼文化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时代性背景。只有把握客家文化的这三大要素,并且将这三大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作一体考察,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土楼文化的真实面貌,认识土楼文化的精蕴。

一、土楼的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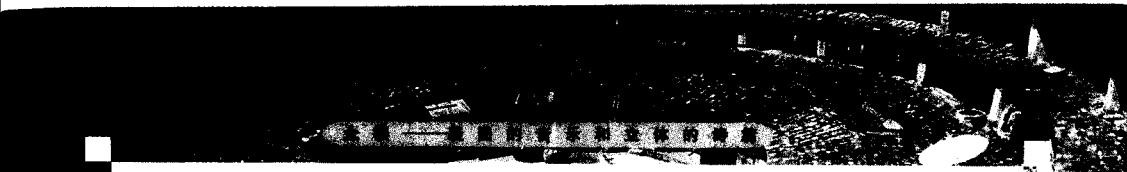
土楼文化的创造者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这个民系以客家方言为主要语言交流媒介，有着中原血缘和地缘历史渊源，并以共同的生活样式、习俗、信仰和观念为纽带。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来，客家人具有以下内涵和特质：

第一，汉民族的中原氏族血缘和历史地缘的渊源。这种要素具有先决判断价值。它的规定性在于：客家人是汉族，具有汉族血统，现在也是汉族，原本生息在以黄河中下游为重点的中原大地上。时至今日，客家人本身大都可明确地指出自己祖先南迁之前在中原的生息地点，他们世代相传的口碑、家族谱牒、祖祠陵墓，都记载沿用着中原祖地的郡望堂号，以中原人自称。客家的这种怀恋中原的意识心态，不消说对包括土楼在内的客家文化整体有着强烈影响。修谱传统，就是客家文化中特别发达的一例。客家人大都为中原望族，诗书之风极盛，纂修谱牒遂成家族大事，成为一种制度承传下来。在绝大部分的客家谱牒中，姓名行状齐全、脉络清楚详实的远祖，可追溯到唐宋乃至商周之际，血缘系谱追溯到三皇五帝。人所共知的谱牒伪误不是我们这里要涉及之事，我们从客家谱牒的记载中，可以得到明确清晰的“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民系”这一答案，这就行了。

第二，以客家方言为主要的语言交流媒介。语言是传播信息和感情的音响符号，是文化的无形载体。客家方言是客家社会群体在其约定俗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声音符号体系。由于中原汉族南迁经过吴越地区，客家方言中保存着大量唐宋时代的吴越古音韵词汇。由于吴越古词本身亦与中原古语相关，所以，现在人们发现客家方言特古味。它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古朴雅致，保存着大量古中原音韵、词语和语法，有着浓厚的中原古语风味，而且往往能从古字典查出原字原音韵来，也就是说是有记录的。客家方言形成与承传之因素，也就是客家民系及其文化形成与承传之因素。这与土楼文化是一样的道理。土楼与客家方言，是一本同源的两朵古色古香的并蒂花。自秦汉以后，中原地区战乱迭繁，汉民族大批外迁于江南，形成了中原移民为主体的湘、吴、赣、粤、闽、客



等江南六大方言民系。因异族的人主中原，在中原祖地的汉族及其文化的交流，是与南方边陲大为不同的一种情形，结果是中原祖地的汉文化有着更多的其他民族的特征，语言自然会有较大变化。而迁于南方、远离中原的汉族客家民系，则在与中原不同的特殊自然地理、社会环境条件下，有可能较完整地保持固有的血统和语言文化。这就是现在客家方言反而比中原的北方方言或汉语普通话保留更浓厚的古中原音韵色彩的重要原因。客家方言的稳定性，也与客家人注入强烈的感情色彩有关，它是被当作代表汉族的正统语言，当作至死不可放弃的标志来奉行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谚语，就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迄至今天，客家人旅外之后回到家乡，如果在讲话时口音改变，无意识地夹杂进他乡音韵或普通话，那就是件乡人认为不太光彩之事，会遭人讥笑，受到冷落。相反，如果数十年旅外而一口乡音完全无改，就会得到乡亲的敬重、亲近和优待。这也是极浓厚的怀恋中原的心理和自我意识的表现。因此，可以将客家方言作为客家人的一个重要内涵和界定依据。当然，因为文化的互相浸透和其他原因，非客家使用客家方言或客家而不使用客家方言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前者如畲族，后者如四川盆地的一些客家社区。畲族讲客家话，但不因此而成为客家人。四川盆地的那些客家移



民不讲客家话，但他们不因此而成为非客家人。不过这种现象无普遍意义，可以忽略不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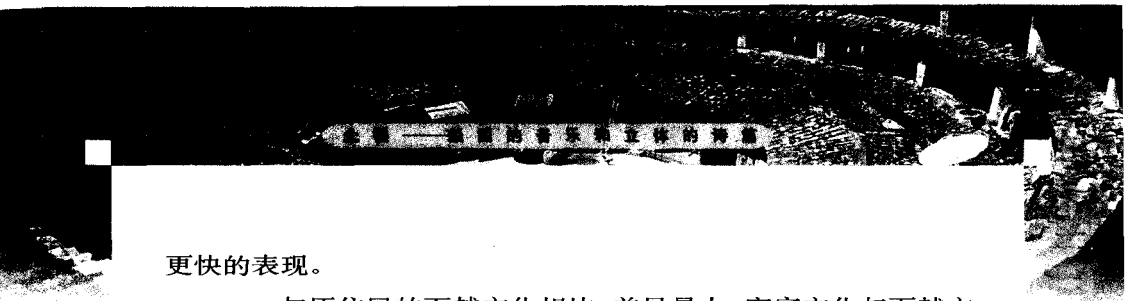
第三，是以共同的生活样式、习俗、信仰和观念为纽带的因素。人类具有把其所经历的体验作为观念加以固定化并长期积累的能力，客家人亦是如此。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客家由于有着漫长的中原祖地文明发展史，又大多为中原诗书望族，语言文字和思维等文化集积手段在南迁之前已达到很高水平。文化集积的手段越发达，文明的积累就越多；反之，文明的积累越多，文化的集积手段也就越发达。在两者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南迁之后，基于怀恋中原的情结和所持文明高于周围地域的优越感，客家继承了南迁前的全部文化积累，并竭力维护，防止失落、断裂；同时又使用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文化积累手段，不断地把新经验与新成就等体系化、固定化，加入到原有的文化层之上，使之迅速地发展，越积越厚，不断丰实，到了明清时代，就已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独具一格的文化体系了。当时，人们仅凭直观感觉，就能从文化风俗、思维观念等的表现上，体察到客家文化与非客家文化的差异。以比较文化的眼光来看，这种差异比较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与作为母体的汉民族中原文化相比，后来的客家文化当然是会在历史时空的延伸中与古中原文化拉大差别的，但是现在的中原文化比客家文化逸脱更多。客家南迁之后，中原文化也基于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因而不断地变化。因为大量地融入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政治变革相对更大，社会动荡，使许多文化因素不断地逸脱，文化积累不断地失落，导致与原文化轴的偏差越来越大。两种文化偏差值之和，就是今日两种文化的相异程度。典型表现如夯土版筑文明的衰落、北方方言入声的完全失落，而这两者都在客家民系得到保存。在生活样式、风俗习惯及民系心态等方面的差异，也极为显著。

——与一本同源的同是来自中原的闽南方言和粤(广府)方言民系相比，后两者的文化变化要大得多。客家文化与闽南文化和广府文化，同以古中原汉民族文化为母体，但是后两者的文化发



展的地域性因素与客家的差别较大。它们处于沿海低海拔的大江河中下游，在相对平整、大块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平坦、肥沃土地之优势历史性地等于零。而因其低海拔常遭热带风暴、洪旱灾以及相对更剧甚的战祸之害，给这些地方带来的是农业的零落，生产力处于不断被破坏之中，农村经济不仅仅水平远低于客家山区，而且总处于无长期平安以生息积累的境地。另一点就是，沿海的大块土地是无法以血缘家族为独立单位开垦耕作的，而且防洪与排涝，水利灌溉设施的兴建，这些都必然要由多个姓氏家族以地区联合进行，这就意味着聚居形式与乡村社会组织的血缘家族独立性的打破。所有这些客观的问题加在一起，这些地方因为无法形成稳定经济之下的稳定的家族人口与相应文化的积累上升，传统文化因素的失脱与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都较显著。如闽南沿海闽南方言民系的村落大多是零散的，与客家山村高度密集聚居的都市化大村庄不可比拟，大造型多家户聚居的传统民居也极少，其方言中外来音韵语汇也更多，人们的守成意识自然也不那么明显。此外，他们的文化包括血缘在内，更多地吸收了原住民的百越文化。总观而言，与客家文化相比，这两大民系的文化，其文化人类学上的三大要素的变化情况，具有更多、



更快的表现。

——与原住民的百越文化相比，差异最大。客家文化与百越文化，各自有着自己的起源，它们是两种异质文化。在长期的接触中，两种异源异质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融入对方的某些成分，这是必然的。但是从总体上说，是客家文化向原住民文化方向流动的多，由原住民文化向客家文化流动的少。因为这两种文化不仅异源异质，而且发展阶段也有巨大的差别。畲族及其他原住少数民族的文化，大量地融入客家文化，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等要素，甚至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以客家方言（或闽南方言、广府方言）取而代之，产生了文化的断落。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血缘、历史地缘、客家方言以及共同的生活样式等因素，应是一个有机的综合整体，不应当割裂开来而只以其中一个要素去单独加以判断。文化的变进总是由各种因素综导而成的。客家文化的三大要素既是客家民系总体文化的要素，也是本书要研究的土楼文化的基本要素。由此我们才能够踏实在客家文化的土壤之上，对土楼文化展开不离谱的研究，解释种种关于土楼的难题。

说到土楼，还有汉族非客家民系居住土楼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在福建东南部的漳州、泉州的闽南方言民系也有土楼。这本来是一件文化学上的大课题，二十年来，笔者在闽南乡村作过无数田野调查，搜集阅读数以千计的闽西南姓氏谱牒，所得到的结果是：闽南境内土楼乡村的姓氏家族，九成左右是元末明初或更晚才由闽西汀州府的上杭、永定、宁化等县份传播过去的。现在闽南境内的土楼村落，要么是仍然讲客家话，要么讲闽南话，他们的建筑文化传自于客家祖地，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一些与客家无渊源关系的闽南方言家族也存在土楼，则多为与客家方言区交界，并且是处于土楼区与非土楼区的过渡地域。一些现在不讲客家话的乡村家族也住土楼，这无碍客家土楼之名，相反的以实物证明了民族民系传播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规律。